

說部叢書

初集
第五十八編

橡湖仙影

社會小說
(卷下)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

調查詳確 雕刻精工

彩五 世界新輿圖 一巨冊

七 元

彩五 中國新輿圖 一巨冊

五 元

彩五 坤輿方圖 一大幅

八 角

彩五 中國輿地全圖 一大幅

一 元二角

彩五 世界暗射地圖 一大幅

一 元

彩五 中國暗射地圖 一大幅

一 元二角

彩五 中國地圖 一小幅

一 角

此外尚有各省分圖城市鐵道等圖

彩印美麗 紙張堅白

丙午年十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再版

(橡湖仙影三冊)

(每部定價大洋壹元貳角)

原著者 英國哈葛德

譯述者 閩侯林紓

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

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
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
商務印書館分館

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
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谿

★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★

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銷

告 廣 館 書 印 務 商

品 助 補 之 育 教 俗 通

STEREOSCOPE SLIDES (CHINESE MADE)

片 影 燈 幻

教育部規定通俗教育章程。設有專條。採用幻燈。原欲攝取科學國粹。縮入影戲片內。以供校外補習之助。本館歷年從事研究。搜求各國圖畫。依法製造。前於青年會試演。光彩照耀。頗蒙各界稱許。現在出品日多。益有進步。用敢出而問世。有志教育諸君。幸賜垂顧。茲將幻燈影片種類價目開列如下。祈注意焉。

幻 燈

三種

甲種大號

四十元

乙種

三十六元

五彩影片

八種

古今人物
孔林遺蹟
革命事實
各省名勝
西湖風景
上海風景
動物
雜俎

十一張
十六張
三十五張
十六張
十張
十二張
十張
十張

共一百廿張。每張四角。每打三元半。全套三十五元。

橡湖仙影卷下

英國哈葛德原著

閩縣林 紓 同譯
仁和魏 易

第一章

讀吾書者。或在早春。或在陰寒。荷入花窖之中。必見熱道中所蓄之花。乃娟娟冒寒而生。及一出窖。宜無花矣。然蓮馨之花。尙綻於籬落之下。與風雪爭衡。君果知花性者。則知吾書中所敘馬德拉中有佳而夫人。則尤宜知英國中之有安琪拉矣。佳而夫人亦情種。願其鍾情也。醴擊而美滿。安琪拉情根亦種自天然。其天真無鑿。又似近於自然。而然此二女。均名花。特其中有大相逕庭者。佳而夫人身居花窖之中。則竟有四壁不能不於此。淺淺花國中。稱帝稱王。於願斯足。安琪拉則身冒嚴寒。風雪交加。而香色一一無變。且四無籬障。恃者惟有天公。方貝拉美夫婦遠適島中。而安琪拉靜居一無所忤。壁各德雖行。然尙時時往適其家。到寂寞時。勿拉塞尤

時造老屋。以學問相論詰。味趣雖淡而濃。此在安琪拉心中。因以爲樂。面勿拉塞則堅持此心。遏抑令之勿動。然時時猶往面安琪拉者。亦如霧中看花。借之遣懷。面已蓋勿拉塞之愛。安琪拉亦猶佳而之愛阿塞。特作用殊耳。勿拉塞之心。但有憐愛。未嘗生其陰圖。且日謀助成其事故。但與之論學而評書於情愛。一無所及。安琪拉心雖感激。而一念則專屬之阿塞。自念約期。且到似撇去。一日韶光。卽與佳期移近。一日當安琪拉之坐。俟阿塞正同寒帶中連日雪霰。令人寥寂。無歡非見天末一線紅光。有晨曦之望。則安琪拉亦凍合爲石人矣。然亦有時作煖容。如熱帶中之海水。自覺坐候阿塞。沈沈似無消息。猶熱帶中風潮未興。海色依然澄淨。舵工引帆趁風。面趣海島之聲。清越入聽。詎知巨浪忽興。而景物一時都換也。此時安琪拉之心。亦時時慮此。特旋起旋逝。或爲勿拉塞慰言所解。卽亦勿念。一日爲耶穌生辰之前一日。女往省壁各德。是日天氣陰沈。雲結如障。雪片紛落。沿道無他。但聞林葉之上。帶雨挾雪。林滴搖風。落於枯葉。滴瀝作幽響。女居壁各德家。沮雪至一句鐘。乃略放晴。壁

各德曰。天晚矣。老嫗送汝一程。女曰。嫗勿爾。我行焉畏黑。且熟徑易辨。勿勞嫗。遂與璧各德道。晚安而行。既出。見天沈如墨。審歸家殊無意味。乃踏雪往面勿拉塞。遂取小徑而前。忽聞有馬蹄踏碎葉而來。且有車輪之聲。輾輾碾於雪地。女思薄暮誰造荒村者。正欲迴顧。忽覺風至。霧開。見一高頭駿馬。引皮篷之車。貝拉美夫人身擁重裘。坐於車中。時車遠。霧深。蹄聲似向埃爾渥斯而去。安琪拉大震。似天地皆爲旋轉。咤曰。彼歸耶。吾心滋悸矣。已至一岔路上。有小板橋跨湫而偃。湫水卽趣入大湖者。其左有石齒數級。就之卽爲勿拉塞家橋。與石級相去僅二十碼。安琪拉行時不知板橋之上。尙有一人倚闌觀水。而觀水之人。却見安琪拉。思欲發聲訴之以事。顧咄嗟之間。宗旨立變。其人卽約翰貝拉美也。顧其影。自言曰。約翰。汝姑縱之行。聽彼惡人行事。幸勿以婆心自取橫禍爲得。惟彼惡稔奸深。則我轉足以力持其後。倘一時舉發。則是自敗其謀。今待喬治娶彼美人。我當力助阿塞鋤此毒藥。後此二書亦可徑落吾手。報仇之局亦成。惟此女士可憐耳。雖然。天良安可過用。吾惟過用其良。致

艱窘。至是此女聽諸造化。可也。今且行。勿令彼奸猾之男女。久久遲我。遂口歌小曲而行。而安琪拉亦至。勿拉塞家。見其師方坐讀書。呼曰。孺子胡來。獨不畏雪。女曰。霰溼中人。而且枯寂難耐。凡人居此霧中。雖人實鬼。語時。聲甚恍忽無主。復曰。此種陰沈之天。正將得惡消息來也。語既而笑。勿拉塞見女言時。面容至倉皇無主。因曰。汝胡言者。女曰。貝拉美夫人歸矣。其人非魔女耶。勿拉塞曰。孺子勿驚。汝胡知其人卽爲魔女。女曰。吾亦不知其所以然。詎吾師精明亦弗審耶。師不見其人。作虎行欲噬人。其顏色深沈。一一見於眸子。始而閃爍。終則收斂。其深蓋莫測也。吾故斥之爲魔。勿拉塞曰。孺子勿爾。惟心悸故有是言。女曰。我何嘗悸。特未審於未來事。曾有警兆否。今吾之警兆滋省省也。勿拉塞曰。余亦恆有其兆。第不能常踐。女曰。弟子適遇貝拉美夫人於霧雪之中。勿拉塞曰。卽遇貝拉美夫人。何名爲警。女曰。我亦不能自明。但心知其非祥。意必有噩耗。隨此魔女而來。勿拉塞曰。汝勿妄念。積此妄念。病且不時發。汝今且坐啜茗。此時安琪拉搓手臨窗。盼窗外之霧。而殷憂一一湧現於玉容。

之上。及聞勿拉塞命坐。乃迴身就榻言曰。師勿患吾病。吾少忍飢寒。成爲久鍊之身。似不能得病。且師適何言。旣而曰。師命吾茗。吾憶及矣。敬謝吾師。明日師於堂中功課完時。可至吾家少飲。且明日非耶蘇聖節耶。璧各德遺我家畜之火雞甚肥。我親炙之。敬以延師一飯。勿拉塞曰。若翁之意如何。女曰。我已稟命於嚴親矣。昨日與老人言至二句鐘之久。始欲避我。我引其裾乃止。父峻責我勿而璧各德。而我堅不承。父亦不能強也。究竟吾親何事。遣璧各德。吾滋莫名其所以然。嗟夫。阿塞。汝何時歸耶。應聲而哭。勿拉塞心至弗忍。顧亦不知所以慰之。

第二章

天下警兆之事。虛而非確也。然安琪拉哭語其師時。而埃爾渥斯果有羣小人密謀其事。正爲安琪拉則警兆。又似確矣。三人者。一爲喬治。二爲貝拉美夫婦。同處一小屋中。去燈就爐火前私語。有時火光偶爆。照見三人。戚有殷憂之色。似議重要之事。約翰者。平日恆樂。至是則戚戚然無歡。喬治赤髮蓬蓬。引手向爐。嘿然無語。但以眼

光左右矚此二人。但聽安尼指畫到佳妙處。笑以爲然。此三人最有謀畫者。卽安尼立而弗坐。揚手指麾。狀至得也。迨至結穴之處。而瞳人張縮無恆。備極兇狡。已而言曰。事卽定於此乎。喬治點首。約翰無言。安尼曰。汝不言。想嘿許矣。我明日卽行其第一着。安琪拉我固憾之。然以汝之故。凌躡其人。殊可惜也。乃引手指喬治。喬治報之以目。然亦無言。安尼曰。前此勸爾勿然。今亦聽爾矣。爾須知茲事匪特全昧天良。而亦大乖倫紀。事成禍亦立踵。吾已預言之矣。後此果有變故。不得謂吾弗盡其責。喬治怒曰。勿爲是鬼語。令人無歡。安尼曰。吾果鬼語。鬼知一歲事。不能不留此預兆與爾。爾須知此屋中人均無善果也。語已少止。此時忽遇異徵。有慘風起。自屋後排闥而入。截然一聲。其響甚厲。喬治顏色慘變。木然如僵。人約翰大驚而呼。急趨其妻之後。幾陷身入諸火爐中。安尼不動。迎風大笑曰。爾輩謀人則勇。遇怪則懼。今趣以火來視何物者。喬治手顫得火柴。授安尼。火幾不燃。安尼曰。衆勿驚。畫匡仆矣。喬治就視卽其居室之圖。約翰夫婦及己身咸圖諸其上。玻璃觸諸小石。女象之頂碎落。

無完片。畫亦粉裂。安尼曰：凶兆至矣。微笑不語。旣而曰：埃爾溫斯及我數人均破。諸女象之頂而女象完好如初。約翰汝見之乎？約翰怒曰：魔女勿牽涉及於旁人。汝有鬼附其身。安尼曰：汝言至有禮。類人夫子所言。約翰曰：然汝輩詭謀。我身不與其事。後此勿更語我。安尼而喬治曰：汝聞之耶？彼見凶兆驚悸亡魂。汝尙欲前趣凶域否？喬治曰：我安能中輟。果不遂謀。命且立燼其中。似有鬼物逼迫而然。約翰震齒言曰：茲事果似有鬼。若以我代汝者。請鬼導我於孔道中。死於堂堂。勿爲是鄙穢。若陷於溝瀆。安尼曰：爾二人亦大可憐。如爾所言。前謀決矣。於是同其夫出。喬治獨居屋中。面石象。而石象似作矜張之色。鄙夷喬治者。明日爲耶穌生辰。安尼仍恭造禮拜堂。聽牧師宣講地球平和人類康甯諸語。時喬治與安琪拉亦咸蒞講座之下。功課旣訖。安尼遂歸。然心緒潮湧。不能終食。乃命臧獲理車。安琪拉與勿拉塞罷課後。亦至家中。中小飲。安琪拉自禮堂中宣講平和康甯語。心微釋然。隱冀天佑。且平日儉約。今日饌略豐腴。乃稍進食。與勿拉塞談哲學及文字源流。親剝榛子仁上其師。方歸座。

時忽聞遠遠車聲。顏色頓變。淒皇無主。問勿拉塞曰。師聞輪蹄聲乎。勿拉塞愕然曰。何也。女曰。是非貝拉美夫人馬耶。彼黑驢絕迅。吾夙聞之稔矣。勿拉塞沈吟曰。我何未聞。安琪拉曰。此時尙在官道。少須到門矣。勿拉塞曰。安知非他人之騎乘。剛語時。驚聲果近門外。安琪拉曰。彼將惡消息來矣。勿拉塞曰。安知非父執訪若翁耶。已而女僕果登樓。有人隨之而登。步極輕趨。勿拉塞欲行。女曰。師勿前。助吾膽。聽彼噩耗。因起立。以目視門次。氣咻咻然如待殊刑。玉容凝如霜雪矣。勿拉塞爲女所震。亦凝目注此門。不審何客。女僕忽探首門次曰。貝拉美夫人臨貺。俄而安尼入。才入。卽曰。我來太驟。竟擾雅集。忽見女狀。已亦赫然癡立。蓋牧師與女咸柴立如偶人。時三人之顏色皆異。如展一幅驚怪圖畫。而安尼之色則尤甚。沈鷲蘊毒如將殺人者。移時安尼言曰。安琪拉。吾今日之來。果將噩耗來也。安琪拉曰。媼何語。趣見告。雖然。吾先尙有言。倘媼來作妄語。以顛倒荏弱之人。則天良中須作轉念。歸於平和。吾孤苦伶仃。在理宜憐。不須痛下斧質。媼須知我固寡助。尙有一人憐我。且足以爲我復仇。媼

果知天道禍淫。則今日之對我。宣言。卽如向天主之前。明心信誓。今吾心定矣。媼且言之。安琪拉語時。慷慨悲梗。語語鍼對。安尼之心。安尼雖兇狡。聞之亦稍變色。然安尼老奸巨猾。稔惡旣深。立時復其顏色。勿拉塞旁視見安尼情狀。大類毒蛇作勢撲人者。安尼從容言曰。是語可在。勿拉塞先生前發乎。安琪拉曰。可趣言之。安尼曰。女郎意氣何壯。果籠罩人矣。似媼所言。女郎已先審然者。惟茲事不特聽者悲酸。卽言者亦難出口。安琪拉彼人死矣。此時蛇張吻矣。特毒未發也。而受者覺已周身麻木。勿拉塞聞言。爽然而坐。安琪拉以手拊額。如悲如笑。癡視勿拉塞曰。吾不語先生此毒媼之來。大非佳兆乎。又語安尼曰。媼曾憶及吾適所言乎。汝言乃非確。阿塞死耶。彼死。我何由生。且吾何以夙不之聞。汝妄言。彼安得死。安尼歎息曰。吾將噩耗來。心已悵悵。詎料轉爲女郎唾斥。女郎果不之信。請觀是物。是物從彼人臨命時。脫自指端。用以遺汝者。勿拉塞曰。海罕先生死耗。何獨爲夫人所聞。且死於何地。死以何病。乃都不聞。安尼曰。我皆見之。彼游馬得拉島。我亦同客一地。彼病起自腸炎。日夜作。

全體熱。吾尙得阿塞入殮執照。自葡萄牙官署號簿中傳鈔而來。彼客中一無親屬。可悲也。因出一憑文。上有印篆。作葡萄牙文。安琪拉曰。此戒指果得諸死人之手耶。我殊弗信。必以術詭之。使來彼果不幸。我爲彼摯愛之人。必有凶兆。何久寂寂不動。吾心嗟夫。阿塞語時。引兩手向天曰。哀哉。阿塞汝果死者。必令吾一覩精靈。汝聰明殊特。乃不能偶一見靈示我乎。已而下其手曰。詐也。彼果死者。我必見其鬼。此天道也。勿拉塞曰。孺子癡也。天帝何能飭死人見形於白晝者。安尼曰。安琪拉汝何爲疑我。我亦知此爲慘厲之事。何由撰此僞言。令爾傷痛。吾本有遺書待爾少靜時畀汝觀之。今旣見疑。不能不出以示爾。安琪拉直奪其書。筆迹顛不成書。中曰。吾摯愛之人。今別矣。吾犯熱至重。知且無倖。客中遇貝拉美夫人。將吾戒指去而還汝。請汝忘我。置我勿自戕暴其身。余手顛不能更書矣。別矣。上帝其下似不能竟書者。書末簽名模糊。乃不可辨。安琪拉徐徐讀竟。而安尼之蛇毒發矣。此時沈寂無聲。眼黑而神昏。然方寸尙有知覺。卽曰。書固其人手迹也。吾滋唐突。謝媼爲彼人將護。因匿書於

懷立起傾跌摸索而行曰。天色胡沈黑。至是安尼見狀。意殊得。猶之羅馬貴婦人觀囚奴比劍。聽其枕籍而死。而心轉以爲樂。安琪拉既臨門。安尼復曰。大禍實降自天。汝亦信教之人。可思宗教道理。用自寬解。天意難知。今日爲爾之禍。後此亦安知非福。或轉有感謝上蒼之口也。此數語。奸狀露矣。口吻中似有所圖。勿拉塞乃大疑。安琪拉神魂昏忽中。亦頗以爲怪。且怒。顏色仍慘。而脣際略紅。血微上湧。迴面視安尼曰。願媼臨命之日。上帝佑媼。勿再置一僉壬於媼之側。作擲揄語。已仍摸索而去。安尼雖奸狡。然積惡如山。心亦滋懼。一聞是言。心緒乃潮湧。以手扶火鱷之簷。噓氣如虹矣。已而神定。乃微語曰。謝天主。茲事成功矣。此狀乃不爲勿拉塞所見。以見安琪拉悲慘。已神亦愴。因以手掩目而坐。故不見也。迨一舉首。安尼亦行。於是一人枯坐於殘席之次。

第三章

於是三閱月。安琪拉淒然。爲未嫁之孀雌。聞噩之後。心肺皆碎。數日慘裂欲死。已而

作寂滅想。崇信天道。以自開拓。至事之誠僞。亦不之窮。以既得戒指及遺書。卽足據爲確信。幸體元滋固。經此慘厲。而腦病仍未發。意趣雖喪。而體質幸未毀敝。思阿塞有知。當痛心無已。而未亡人塊然獨存心。乃尤痛。此時計唯有就死一途。始足與阿塞相見。舍是無復他望。安琪拉賦質本異恆人。寂寞之味。旣深。又得高明之學問。故宅心於物外。心目之中。似但見一清虛之府。足以自養其心。視人世利欲之途。一如塵穢。知一死或落上界。清都與母夫相見。較諸塵世。已有雲泥判別。又依託上帝靈光。纖悉無復隱隱。致足樂也。久乃自恨生命之尙延。成爲贅旒。轉覺皮囊累我。不能遠引而高超。且衣食一如恆人。儉生大屬無謂也。以狀按之大類阿塞。尙存靜守以待其歸。此尤至難安貼之事。一日春盡。至勿拉塞書室中。讀阿塞所贈莎士比詩卷。其中多敘人間苦況。意卽他人之極苦。以形己之非苦。然少讀輒止。仍思己事。蓋自聞耗以來。純衣黑衣。引書日矚意外之雨。嘿然無言。勿拉塞旁矚。覺人間畫圖石象。均無是靜肅之狀矣。蓋女之少時。每念及神鬼之事。則儼然顏色如天人。今自阿塞

云亡爲狀亦時如是。當其靜肅端嚴時。凡負管之人見之。咸懷敬懼。自是以來。亦寡言鮮笑。勿拉塞見狀。卽曰。安琪拉何思之深耶。安琪拉曰。今日去阿塞之亡。僅十四禮拜。吾身詎遙遙久待。至於四五十年。陰靈始與相見乎。吾年二十有一。而體質尙健碩。又安得死。此彌天之惡耗。吾當之。竟不即死。何也。勿拉塞曰。何事求死。安琪拉曰。去此茫茫。尙何趣味。矧人心險詐。動有危機。不如歸就上帝。隱身大光明中。覺動靜皆合天然。矧又與彼人相見。不其得耶。今乃沈浮人海。興致全非。又焉能耐。勿拉塞曰。死亦可畏。女曰。吾嚮不畏死。及茲尤不之畏。天下膽力至薄者。但聞情人所在。雖窮巖極險。匪不赴之。矧吾尤非恆愕之人。果有人以狀見告。言阿塞久候者。吾極力奔湊。卽其人矣。且先生尙不知吾耶。譬先生有鍾情之人。寶如拱璧。一夕凋謝。先生其願從之遊乎。勿拉塞不能答。亦移目視窗外之雨。久乃曰。安琪拉。汝言殊無謂。汝能違上帝法律耶。人生結果。均上帝安排。汝之一身。亦在法權以內。汝何人。乃敢違背天律。以自行其便。安琪拉曰。我焉敢者。唯前望茫茫。如何銷此歲月。勿拉塞曰。

以汝問學。何施不可。或著書。或行文。儘足自娛。爾一生事業。悉在墨合之中。不足自立於世耶。安琪拉聽之。以汝身世。可以大得名於時。安琪拉掬萬愁於面。面其師曰。前此亦頗有意。力欲助彼人少成事業。今愛情文思。均逐彼人掩諸窻窻之中。今於人生之事。一無所嗜。名利均弗掛於眼。今雖區區二十一年。而於人世中彰瘡之權。苦樂之界。溷而無辨。成爲畸零人矣。今日之心。眞同雨昏雲暝之天。作鉛色相。苟入夜以後。陽光或杲杲升東耳。光生言我尙有後圖。而吾之所圖者。但有長眠而已。勿拉塞曰。汝欲長眠。吾亦樂聽。唯爾心中所苦者。慎勿謂世界中但一人苦也。凡人各有苦趣。第有重輕之別。唯爾靈性高。人不禁風雨之暴。故慘戚亦倍於恆人。孺子誠告爾。凡人學問高者。多不偶於世。恆視死爲樂。此即積學之效果。然以我卜之。世之求長眠者。爲數正多。安琪拉曰。世間不得意人。多於蠅也。古詩有云。陽光蝕。陰霾生。望陽之人心怛怛。先生所言。卽爲此乎。且先生身爲牧師。誠告弟子。何地足令吾心太平者。果吾師有術。必以見告勿隱。因以手摩其腦曰。果如是者。腦病旦夕發。狂易